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六回 三尺劍借成功業 一封書寄斷心情

男兒自古誇從戎，誰信閩闈有戰功？ 遺恨當年書一紙，輕教香散海棠風。

卻說孟徵在海口息兵，令人送回朱仲靈樞。又令季狸搜山，耿朗祭海。耿朗因寫家信一封，著朱仲的家丁帶回，自己駕船出海口而去。再說季狸各處搜查，旬日之間，俱皆平定。一日單騎在海岸上閒走，忽見洋面上飛了一隻船來，船頭一條大漢聲諾道：「子章別來無恙！」季狸視之，乃赫連照也。季狸下拜，赫連照道：「今日賢契統兵前部，正丈夫有力之秋。我之此來，特為助你。目今冥光、朱陵、黃羅三國，雖都聽了山鎮、宣惠、徐無為之言，按兵不出。而三姑妖術可懼。若除得三姑，則三彭不足擒矣。」季狸道：「三彭虎踞海島，擁勝兵十數萬，必護衛周詳，不知三姑如何可以除得？」赫連照道：「賢契所佩劍，乃燕氏寶物也。借我一用，不過旬月間可致三姑之首於孟公矣。」季狸大喜，解劍奉上。赫連照又道：「此地頗險，賢契作速回營為是。」季狸上馬，那只船已自去遠。季狸徐徐而行，來至半途，恰遇耿朗祭海回營，便一同下馬，在山崖前少坐。季狸道：「自入山以來，三月有餘，身經大小數十戰，中刀箭傷十餘處，至今尚有未平復者，不知足下身體若何？」

耿朗道：「前在大淵、絳官二關，並未身臨行陣。惟在地戶關日夜相殺，彼時火槍竹箭，迎面飛舞，實不可當。身上衣甲，盡多破裂，但未知怎的，竟未入肉？」季狸道：「焉有此理？」

耿朗乃解衣與季狸看，果然無傷，季狸驚訝。及至看到護身軟甲上又多有損壞痕跡，且聞得透鼻的蘭麝粉膩之香，就破處撕開，誰知裡面鋪滿了黑髮，一片一片，又厚又密。更兼油帛相襯，所以將槍箭俱都滯住。季狸大驚道：「怪得身上不受傷，原來有此寶物，不知從何處得來？」耿朗道：「此係家內帶至，正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？」季狸大加贊賞，坐了一回，各自進營繳令。過了數日，孟徵得令，大小船隻，盡數起行。季狸統定前軍進發，一連奪了幾座小島。山鎮、宣惠、徐無為三人，帶了冥光、朱陵、黃羅三國的使臣及進貢表物來見。孟徵即令三人領三國的使臣赴京，一面督季狸直搗三彭巢穴。是時孟秋已過，洋面生寒。所喜者日無陰晦，海不揚波，大小船隻，魚貫而進。起初三彭原依三國為援，今三國已納款中朝，三彭勢孤，人心不固，駕船出降者日日不絕。以此季狸盡知彼中底細，多備狗血穢物，以便破三姑邪法。三彭亦自恃有三姑，整兵迎戰。

是日西北風大作，中國的鱗鱗巨艦順流而下，勢若山崩，急如電轉。賊船支持不住，被撞得七零八落，死傷無算。三彭得命，逃入島中，負固不出，命三姑在深山作法。不想法未作成，俱各死在山內，首級俱被割去。

三彭慌亂不知所為，一怒統兵復戰。是時島中出降者益多，直叩先鋒營獻上首級寶劍，稟說道：「前日有異人下降，說三姑妖禍，吾殺之以救眾人。故將首級傳與眾人，拿來投降。並寶劍一柄，以為信證。」季狸知是赫連照所為，慌忙傳入中軍。

孟徵大喜，將三顆首級號令行營，即將寶劍賜給季狸。乘三彭人心慌惑，加力攻取。殺氣連天，軍威大振。時值秋涼八月，鯨波怒吼，聲添鼙鼓之鳴鳴，蜃霧狂飛，勢助旌旄之烈烈。胡繼虞所統，乃海岱精強。馮志寧所部，盡荊襄梟果。季狸所領，多沿海一帶材官儲將，中後兩營，偏裨又多請纓投筆之徒。人人用命，個個爭先。三彭島雖地廣糧足，怎當得官軍有進無退，有死無生。外邊島嶼多被取辱，孟徵又令賀嘉草了一篇《殲厥渠魁裔從罔治》的赦文，傳入島內。以此賊人營中疑懼交加，向背各異矣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夢卿自先秋坐蓐以後，直至八月，病勢有增無減。原先的火疾水症，一並齊來。名醫罔效，良藥無功。林雲屏憂形於色，終日忽忽，如有所失。宣愛娘極力調護，不離左右，寢食俱廢。任香兒對人則憂，背人則喜。平彩雲人來已去，人去已來。正是各人心事各人自知，一時外親內眷，來看病者門庭若市。再安人亦看病來，因私向香兒說道：「燕家姑娘這樣一個人，如何得此不起之症？可惜可惜！」香兒冷笑道：「可惜了人家，忘了自己。怪道作三朝辦滿月，都合那些勢利鬼一般樣的行走。」再安人道：「這是何說？人望人好，閻王望鬼好。燕家姑娘若無好處，除了至親，誰來作甚？如依你的話，竟是從房頂上開門了，何以去得？」香兒聽說，心甚不喜。這日午後，夢卿偶覺精爽，倚枕而坐，愛娘相陪，夢卿道：「目今秋氣正寒，海潮正盛，一月有餘，未有信來，不知身體若何？」

愛娘道：「初看朝報，說是克期出海，大約此時正是進攻之際。未有便人，安得有信？」兩人正說未了，汀煙手托著一封書信，說道：「這是爺從出兵處寄來，內除給老夫人請安之外，五位奶奶並無書信，只有七言小詩四首，大娘看過，叫送過來與二娘、三娘看。」愛娘接過，見一副紅箋細字，是與老夫人問安的，都是些平安慰問之語。又見一片桑白紙，行書有栗子大小，並無別項言語，只有絕句四首。夢卿道：「前者成國公戰歿，我兵陣亡者既多，則受傷者想亦不少。今請安書內，寫著身體無恙，僕馬平安，屢經戰鬥，未有創傷，則慰心者，此數語足矣，原不必另費筆墨也。」說畢，再看那詩，其詞曰：

刀槍林裡日徘徊，舊國雲山望帝台。
為問屏前金井下，海棠又得幾枝開？
敷文宣武敢言勞，鼙鼓愛敲山月高。
為憶娘行不怕險，夢魂飛過海波濤。
得君任用便忘身，奉命香花祀海神。
寄語兒家休悵望，旌旄佇看返征輪。
高堂平賴眾卿賢，萊子彩衣代舞鮮。
一紙雲鴻千萬里，好將情誼謝尊前。

看完，汀煙拿往西一所而去。夢卿道：「姐姐看他是何意思？」愛娘道：「前兩首是懷思，後兩首是慰謝。不過是於軍務倥傯之中，走筆而成，有何別意？」夢卿道：「雖無別意，卻有隱詞。姐姐只就每句第三個字想去便知。」愛娘果然默誦一過，因笑道：「是將大娘與我及四娘、五娘的姓名隱藏在內，然既稱夫婦，又遠地寄信，自當詞嚴義正，不該稍涉戲耍，這正是一馬勺壞一鍋，待怨那個？」夢卿道：「人是五個，詩只四首。可見那人記將小妹當作死之久矣！」說畢昏昏迷去。愛娘、春曉幾乎嚇死，慌忙扶住。停了些時，方慢慢醒來。愛娘再三勸慰，夢卿道：「適才覺得涼氣從腳根漸逼至腹下，以及胸前頂門。如有人一按，遂眼黑耳鳴，不省人事。若使此心把持不定，早已歸於烏有矣！」說畢又息了一息，向愛娘道：「小妹之久不弄筆墨，原以解從前之失。今當永訣，不知肯借筆墨一用否？」愛娘遂令春曉取過紙筆，夢卿乃草書一絕道：

夢裡塵緣幾度秋，卿家恩意未能酬。
仙源悟處歸宜早，去去人寰莫再留！

寫完，擱筆端坐，瞑目不語。眾人就近來看，已神消氣散，奄然死去了。正是全受全歸，不愧不作。有分教：淑女之行，不傳而傳；蕭郎之恨，欲解難解。